讀書錄

九之十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四四九 號
七一 函
六 架
七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四九 號
七 冊
一〇 架
二九九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49
冊數	7	(4)
函號	299	6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讀書録巻之九

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法洛書以叙疇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分明為一

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于冲漠无朕之中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具于大極之内乃所謂體用一源也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冲漠无朕之中而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随之樹之根由是生焉

畫前之易太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太極雖冲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窮之數已森然具於其中矣

太極生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四卦以至八卦兩儀太極顯微无間也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箇小圈子即五行各具一太極也其下一小圈子乃理氣妙合而无間也又下一太圈子乃氣化生出男女牝牡雌雄而各具一太極也又最下一圏子乃男女已生之後形交氣感形化萬物而各具一太極也

觀春草從地迸出无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地萬物體皆虚而理則實

四時溫燠寒涼之氣人體无不覺者則人與天地同體可知

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為然太極圖亦是已

无窮盡无方體其太極乎

理本无名字字之曰太極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

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爲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大德敦化者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者和也
情也貫也
讀太極圖説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无窮之
味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无一不合
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
之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
成路良心蔽而天理晦猶爲間不用而茅塞之
也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
陰氣方消而屈者鬼之迹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
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
而无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
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中庸之
至誠无息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
擇其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断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於
心而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正統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茌平分司登下書上兩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雨露雪霜只是天地之氣凝結而成者如人之
呵氣遇冷成冰結鬚其理可見
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會盟而不知有天子
之命非義甚矣

叓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
然之故乃仁義礼智所自来在天為元亨利貞
是也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姜氏享齊
侯于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穀所謂直書其叓而其義自見也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春秋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直書其叓使人思而得之
諸儒解経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義而无泛

論

春秋大抵多微辞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无穿鑿之弊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乱賊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㕝逆之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則聖人尊之此言近正

安其内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略於小正統五年正月十八日夜夢中得此兩句因記之特在山東

小人不可與盡言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分外之㕝一毫不可與

易大象皆以義理言

天何言哉吾无隱乎尓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行之妙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得以至作㕝有節

皆不暴其氣之叓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叓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資始資生固乾元之氣而其理則太極也
太極中无所不有分而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无所不在
大氣發生一切有形之物而太極為之主
以鼻息觀之呼感得吸來吸感得呼來
暑為感感得寒來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得暑
來則暑為應應又為感感又為應于是見感應
之无端
感應之理于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即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感自外來應由中出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密移之機无毫髮之間
斷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
大而綱常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
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
堯舜之道
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无係
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礙而不能成化功
大極圖如水一源流而為千支萬派却都只是
源中水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
之位不同故有无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
静但因時位不同故有无窮之道理此所以為
易也
因小生對句便知有陰陽
太極只是性
太極是性之表德
宋文帝子劭巫蠱事覺不能斷以大義誅之卒
有合殿之變正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也
聖賢著書立言句句明理非欲言詞之富麗也
易横圖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
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極圖則一理二

氣五行男女遂至於化生萬物雖所推有詳略之不同其為理則一而已矣

太極圖上一圏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圏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圏即在下餘圏之中所謂精粗本末无彼此也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如王莽之徒竊人之國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莊子所謂儒以詩礼發塚者歟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言道无所不在也

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虫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

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風動林木即鳶飛魚躍之意

屈以感伸伸為應伸又感屈屈為應屈又感伸伸又感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无端

二程之格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

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于此觀之

身在堂上方能弁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以析衷群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道義則溺心於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静安慮得以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皆由知止定静安慮而後得止於至善也

男女氣化之太極與萬物形化之太極一也

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互文也

但是血氣之物靈於他物

飛潛動之物靈於植物而人又動物中之尤靈者也

揺扇有風見天地間无處无氣

人雖各是一體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无一毫之間

蕩滌胷中无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應变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和従中上流出来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
別有所謂庸也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叓思索義理是道問學
之叓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
不察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
可黙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決故義屬之木有
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礼屬之土則質實
故信屬之

屋極北極為有形之極太極乃无形
之極也故曰太極本无極

皇極之極以物之在中而言如屋極北極之義
若即訓極為中則非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體之太極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之患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群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其不知量也

鐵石中生火陽生於陰也

就天地萬物中各具一理者各具之太極也合天地萬物為一理者統體之太極也

天地間理无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輕言戲謔最害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蓋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无助矣

輕諾則寡信

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舉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

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此言宜時時體味之
无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虚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為之方如學問思弁博文約礼之類是也循此而進潛翫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於記誦辭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於高明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亦於人心見之

観敬之詩成王眞得傳心之學者也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
非礼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心動
者皆是也讀西銘如見天之大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无告者一節
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
之方
人熟寐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一爻中有陽
動之幾也其理妙矣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固念克伐怨欲不行可

仁義礼智信五字括盡小學一書亦括盡五経
四書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
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无間
也
沖漠无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體用一源也
即事即物而理无不在顯微无間也
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見道器合一之妙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體用一源顯微无間動靜无端陰陽无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極圖説字字貼在圖上朱子解亦然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賛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道以渾淪言之義以條理言之

孔門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顔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乎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其以為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於仁況未如憲之學者可不勉乎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聖人之博博而約以其有此理也衆人之博但務聞見之廣而不察其理之有无此所以異於聖人之博也

好為恠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叓而已内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叓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

又以理言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貫之以
叓也然理精也本也叓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
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先儒月映萬川之喩最好喩太極蓋萬川總是
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
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
一本其各具之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
極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此所
動謂靜无端陰陽无始也

旨深矣
大而无外天道之於穆也久而无窮天道之不
已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蓋太極有
動之理故動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
陰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
公共之理耳无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
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叓叓物物皆道也須要識

得
聖人之言如蓍龜曰吉則吉曰凶則凶
礼樂只在進反之間蓋進而盈溢樂也以反為
文退而收歛礼也以進為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辞奥義多在繋辞伊川微辞奥義多在
易傳
德是得於心行是德之見於事者如仁義礼智
德也仁形於孝親義形於事君礼形於長幼智
形於夫婦之類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勿使侵軼而已窮
治不已必為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将月初出東方其終魄于東之
光比未望載魄之光尤光明者蓋初升之月光
尤甚西下之月色故其光明如此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
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
忿忮勞擾无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
壤
必上達乃有天知之妙

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爲一
論語言知我者其天乎是天與聖人之心爲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蓋能得其所以言則於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仁言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聖人凡所言之理皆於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默識矣
宋儒亦有流於禪者不可不察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咲自顧曰此伶此童此際俱无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无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无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作官一處不可苟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蓋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无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

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鍾鳴氣類相感也

心无妄思口无妄言身无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无妄之義大矣

道无待於言而著

无非道也識者鮮矣

人譽之使无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使无可毀之實不可為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纔呼即吸纔吸即呼无纖毫之間陰陽消息亦然天人之理一也

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之言亦可取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為自脩之要

靜可以制動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開時有塞時開時見理是无物不有无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事之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无術雖有小能不着達大體所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舉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慍最為難事令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平之意是識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悪烈風疾雨
恒人不可與言上正猶徐无鬼武侯之對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此言宜念
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
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恥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自知其可賤也
劉靖脩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
要當渾厚中有分弁者在乃可

眞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但當自求其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習於見聞之久則是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所貴於知者為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
不能弁焉足以言知
舉萬物莫能尚其過人遠矣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
也

千萬人一人宜其識非常人所及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斂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
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聖賢惡異端爲其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
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
者騷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无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詩之意深遠矣非孟子孰

能知之
无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
宜觀明道之氣象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内事與人一毫殊不
相干何矜伐之有
進將有爲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記曾點之言志獨詳其本末亦見道之大意者

歟
宋鑑取予是非未當者多讀者宜自謹擇
顔子爲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弓爲仁之效邦家無怨其大小可見
漢初君臣大抵尚詐如躡足封信蕭何賤市民田漢祖僞遊雲夢之類此其爲雜霸之治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太史公作屈平傳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服鳥賦亦有感而然

漢法去秦无幾觀武帝時可見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是各正性命
爲學亦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指氣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脩朱子因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无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无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

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理无形也假象以顯義易卦太極圖皆然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
道昭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説莫能雜者朱子
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
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氣有消息理无窮盡
理无方體无窮盡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

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靜
而有得於心即所謂德
默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非礼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礼
處便是復礼
程子曰不仁者无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
无間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
流无間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

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痺不
仁也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
心頑然无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體言理用言象體用一源以理言而象在其中
顕言象微言理顕微无間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於全
之中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聖
氣得其清於全者无所蔽中人以下則氣質昏
濁而全者不能无蔽與物之偏者无異此人有
近於物者物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
如雎鳩有別蜂蟻君臣之類此物有近於人者
但物之氣質之偏終為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
惟人能變化氣質則有可通之理故張子曰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

不知言則无以知人蓋知言則理明於人之賢
否无遯情如鑑之照物

臨川呉氏曰太極无動静故朱子釋太極圖曰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卽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旣有流行太極豈无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爲之也使太極无動靜則爲枯寂无用之物又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是而觀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

水火木金土五行雖各具一性却總是一箇太極之理但五行之氣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萬物總是一箇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大小不同而日光則本无不全也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无不各具於一物之而性无不在者此也中上

宋高宗中興之主陳少陽岳飛皆死於讒佞信用汪黄秦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宋徽宗崇道教眞宗啓之也其效可見矣

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
不合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
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
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人心无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无可依據
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礼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太極圖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即感應之謂也
吾无隱乎爾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天何言哉
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言道无所不在其旨微矣
觸處是理故孔子曰吾无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以至天无言四時行百物生曾點之鏗
爾舍瑟而作孟子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子思
之費隱皆發明觸處是理之意
天地陰陽四時萬物與我渾然无間

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愼乎

太虛湛然倏然變而爲風雷雲雨風雷雲雨倏然而復爲湛然太虛其神矣乎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通一太極六十四卦卦各一太極三百八十四爻爻各一太極

勿強語人以所不及

人有滿於所得而氣軼道路者其小也甚矣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心存則萬理森然

君子思不出其位分定故也

五行固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理爲氣主

讀書錄卷之九

讀書錄卷之十

在天為命在人爲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无空缺與人心之性渾合无間

敬以直内之語自夫子始發之至程朱發明其義無餘蘊矣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静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萬物无所不在此理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

太極圖上一圈之中冲漠无眹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

男女萬物而太極之理隨在所謂顯微无間也
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
善如之此即孟子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求在已
者也
董卓郿塢之金亦愚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
其能有之乎
治亂无不自微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尚義則道日長尚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乎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
是何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鵷鶵也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
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
哉
姤一陰生於下群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夏月陽氣充盛萬物暢茂嘉美之會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
之意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

之永鑑歟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鳥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南宋之君大抵无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群姦得志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乎

昭烈孔明抑於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朱子楚辞集註成於晩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靖脩不屑就其意微矣

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聖賢之言専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字順自无不文常人之言専尚文彩理苟未明文亦何用

萬物美惡精粗不齊者皆氣之為也

耳目口鼻小體也皆能知聲色臭味心大體也反不能知義理是非惑莫大焉

或問大虚程子曰亦无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虚天下无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實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

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
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萬叓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猶知論人之是非而己之是非則不知也
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无恥也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
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
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
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

知用力之方矣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説善性皆
以理言貼道字説及撿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
意合因志之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
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
陰
陰陽之外无一物
繼善成性無須臾止息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澗谷中霧雨蒸濕及
登高山絶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
山之低小者雲氣浮繞往來其間駛如奔馬開
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
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雲上未嘗不光霽也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最低凡雲氣皆在
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邵子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尅之陰
也蓋自乾至泰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
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
二分三十六陽爻其一分十二陰爻也又曰坤
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尅之陽也蓋自坤
至否坤剥比觀豫晉萃否凡八卦共四十八爻
八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陰爻其
一分十二陽爻也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
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
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
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

為忠推己為恕也始備忠以明一之體備恕以
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无窮則知一貫
之理不盡矣
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即程子
所謂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
恕即程子所謂動以天也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史公言漢武帝譴死鉤弋夫人與凡有子之
嬪御為能杜絶後來之女乱是則然矣亦非仁
者之心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乱

非所憂也如文王之脩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
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
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
靈靈即所謂良能也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
變化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
伸消息為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
嘗問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水却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亦豈在陰陽外所謂精粗本末无彼此也

周子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言萬物而男女在其内互文也

魏公子无忌從車騎虚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楊子載魄之載字同義

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辞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陳平以金間楚即戰國之術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於異端乎

文武成康之治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極矣

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地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廣

程子易傳質慤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出其外者

程子之易主孔子但與本義不合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知而不去為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豈得為智

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无絲毫之空隙无一息之間斷

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體性人與物皆同所謂理一也然人得其氣之正而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而理亦偏聖人尤得其氣之最清最秀者故性極其全與天地合德賢者稟氣次乎聖人故其德出乎凡民皆分殊也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夫子四教忠信為文行之本

思量萬变萬理不過一實

為學不實无可據之地

人之所為一有不實即為妄矣

人而不實无一而可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千言萬語只在實

因讀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塞字益知上下四方氣之充塞无絲毫之空隙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盡性也无愧无忝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

古語云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古者无道之世若秦若隋若武氏之流方其勢盛之時虐焔如烈火不可近此人定勝天也及其罪盈惡稔人怨天怒勦絶覆亡之无遺育此天定勝人也善惡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之不誣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禀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説成之者性就人物禀受説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无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内惟理之小无内

天地萬物皆虚惟理最實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裏許

朱子謂河圖之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蓋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皆兩其五行也

自其着者着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无不在焉所謂顯微无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无朕之中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於其中矣所謂體用一源也

理氣象數初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象也其所以爲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節限者數也

豫上九曰冥豫成有渝无咎復六三頻復厲无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以五乘十二六十也以十二乘五亦六十也即參伍之義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觧
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觧文王彖辞惟主孔
子

能艮其背使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乱亡皆
由於此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如成湯向其征代之先已
有徯蘇之望是未占有孚也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有不出
程傳之外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天之道知也地之道仁也聖人與天地相似者
知仁而已知周乎萬物者知也道濟乎天下者
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知也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仁也天地之道不外乎仁知聖人之道亦不
外乎仁知此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繼成以氣言從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
字來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著一氣

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无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識所謂太極哉

河圖之一奇一偶造化之一動一静人之一呼一吸皆一陰陽也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光武以讖緯論學何以為出治之本

陰陽无時不相勝陰退則陽勝陰陽退則陰勝陽一陰一陰一陽相勝而不已也

剥盡為坤陽生為復夬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群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虚之理為一異乎漢末諸賢矣

後漢賢者刻意尚行者不可及槩以中庸之道則有不合者矣

太極理也生物之本陰陽五行氣也生物之具男女萬物皆自此出而理氣則渾融无間也

至大者道也聖人之門而道存焉游其門者難
爲言可知矣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
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
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與
漢高有功於天下固大矣其脩身无本治家无
法以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爲何如哉
上下四方理氣充塞无窮盡无方體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无窮
无一時一事而无理故當无一時一事而不習

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
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
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无時不然知
此則知易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无妄不以天則妄矣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却未必用而神靈之
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

不殺

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説神武而不殺
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猶蓍龜得其神之理
而不假卜筮也

顔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
仁義礼智之德无不包矣

論語多專言之仁

體用一源是隱而費顕微无間是費而隱

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
乎爾讀書之法當皆由辭以得其意徒得辭而
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礼樂之本也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变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模
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滞於言
辭之末夫何益之有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变化各正
性命者分殊也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

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骸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

天地間游塵紛擾无須臾止息无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窻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

日射屋山内烟華幾文虹游塵從此見長満太虚中

為學第一功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践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无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无復着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趙宋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无藩屛根柢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趙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陳橋之策乎

趙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德或未也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喩之適聞鍾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鍾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即理而物在其中即物而理无不在

如未有此宮室已有此宮室之理及有此宮室而理即在宮室之中如未有天地萬物已有天

地萬物之理及有天地萬物而理即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顯微无間也

名臣言行錄載伊川爲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衆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襃貶无所顧避竊疑此八字或記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者豈容信口議論襃貶而无顧避乎

朱子曰无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

人多於快意之處忘却道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絶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於童貫挾馬政來小人之肇乱也如此

太極只在手動静而已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即无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涵无窮之理也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

澤藏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有本之謂也莊
子曰聖人貴精此之謂與
河圖洛書萬數萬象萬理之源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
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
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
无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
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劉靖脩叙學有博文之功无約礼之實或非其

所作或其少作也
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礼
智无不在焉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
偶數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也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象數之理即太
極也象數理氣渾然无間理雖不雜亦不離也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
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迹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
已二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
无悔武王不忘遠當之
太極解未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悖之此皆指
中正仁義而言
孟子論仁義礼智即太極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
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太極之理中庸備之

六経四書之理不出太極
先儒曰懲心一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即窒慾之
要也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故四勿視
為先
人只是有己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
克己
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合洛書一
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近
發明太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両儀両儀

先四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邵
子朱子能發明之
河圖虚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
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
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於此
朱子論易象數皆本於大傳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之
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耶

人之一動一靜无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
而著者
學易亦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學之
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歛一心湛然而萬理咸
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
明聰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
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无端運而為春夏
秋冬之序發而為温熱涼寒之氣萬物生長遂
成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

聖人發无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
一身動靜應變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
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
易不外動靜
人之一動一靜而太極无不在焉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
朱子論喜怒未發之中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
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
則可而便以為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
為坤卦純陰而不能无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
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
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
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
可以有加矣
夬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於剝之上九
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

之未嘗逆理則大軱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
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
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
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
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朱子文集有未爲定說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
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爲定說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與皇甫文仲帖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
但節得差簡畧耳
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
義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許魯齋曰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
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

道相反
朱子曰孔子只説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為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學道何所不至此即无

忘之意
師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不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即不臧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无責人之心
鳶飛魚躍是道理无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无一息間斷處
春夏之陽木火之氣也秋冬之陰金水之氣也此五行陰陽无餘欠也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陰陽外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

大病也不可不去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
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夫剛之之稱見比卦傳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
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无書莊
周曰儒者偽辭劉靖脩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
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求心術恐有无邊冤
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内為本内不治
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列子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是天地
之化无一息之間如人之自少而老物之自盛
而衰无須臾之不變但人自不察耳
无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為順理即所
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
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无行可悔最為難事
雷擊而為雷斧星隕而為石是皆氣結而成者

以是知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凝結而成但
剛爲陽柔爲陰耳
道猶人書猶寫眞耳

讀陰符經雜言并序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
然皆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間閲其書而録
所得之語如左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
亨利貞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賊者仁義礼智信
天性者即天道天行五賊之德具於人心者也

人心萃理氣之靈符作爲運用之妙觀天道執
天行見五賊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
我皆由此心而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
陰符經之至要至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
上兩節而言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
之謂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
者拙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

能伏蔵能伏蔵者九竅之邪不得動其中也不能伏蔵者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蔵拙者誠能變拙為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於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収伏蔵之效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之脩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虛理之自然也

天地萬物之盗萬物人之盗人萬物之盗三盗既宜人物乃安盗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物安矣盗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病矣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一身得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安人能合天地自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者習於目而不察其理也

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盗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禀之偏

也君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
微矣深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无恩而大恩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皆无恩之恩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靜无染故其性廉潔而无私

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讀書録巻之十　終

重刻讀書錄後序

道切于身行顯于言語徒言不足以實道徒行不足以察道亡允蹈篤履之功徒言也亡研究精析之幾徒行也學者有一于此望道之門遠矣矧曰其有能至而入者哉讀書錄者薛文清先生見道之言也觀其言亦既得其門而入矣不然何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所謂允蹈篤履之功研究精析之幾先生兼之侍御歸善鄭公歷數所至以實學興教以實德振法其按河東仰

慕文清之風洒遒刻讀書錄於書院屬運使
安君應文董其叓將以傳遠迪後學曩
歲讀嘗見弘農張給叓疏請以先生從食
先師孔子廟廷
先帝深欲可之今月湖楊侍郎疏請以讀書錄
進備乙覽刻布
國學且謂
本朝儒書无先于此
制可數十年後復覩此舉先生之道愈遠而愈
昌矣讀屢遊三晋每覓大河中條恒霍諸

勝如見先生之精神丰度懿澤淑範滿早
膾口背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
傳先生優于德而超於文之外者固必傳
矣侍御公表章之盛心胡可少哉又安知
不有因是書之傳建白于
聖天子以成
先帝崇儒重道之意者哉是為序
正德十五年冬十一月四日弘農後學許
讀敬識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